

# 论乾隆南巡对江南形象传播之影响

——以南巡相关绘画与仿建为中心

刘欢萍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要:**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最为世瞩目,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重及后世传闻之广,堪称旷古未有。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效法行为,为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同时,它更促进了江南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这种移植仿制行为,是出于“视听享受”还是为“吏治民生”?对此,皇帝本人也在不断地寻求冠冕堂皇的悖论诠释。

**关键词:**乾隆南巡;江南形象;绘画;仿建;园中园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4)05-0035-07

## On the Transmission of Kiangnan Image in the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s of Qianlong —In the Case of the Relevant Paintings and Architectures

LIU Huan-ping

(The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s inspection tours in Kiangna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re the most remarkable among all the tours by the emperors in the past dynasties, of which the high frequency, the large scale, the significant impact and the wide spread in the later ages are indeed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During the inspection tours, Qianlong had commanded the painters to paint Kiangnan garden, landscapes which were extensively imitated in North imperial palace. The extensive imitation had injected new vitality for the Royal Garde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moted the shaping and transmission of Kiangnan image. Which was the purpose of these imitation? The imperial "audio-visual enjoyment" or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and livelihood? On this point, Qianlong himself also had constantly been looking for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is paradox.

**Key words:** Qianlong's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s; the image of Kiangnan; paintings; imitation; gardens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出巡最多的朝代,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六巡江浙更是将历史上的帝王巡狩推向高潮。于公,康、乾二帝的南巡盛举,涵盖了治理河海、察吏安民、观风问俗、绥抚地方、展谒圣贤等内容;于私,以孝示天下、奉母揽胜也一直是二帝出巡的重要目的。尤其是乾隆南巡,前四次都奉孝圣

收稿日期:2014-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

作者简介:刘欢萍,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清代文学文化研究。

皇太后而行。因而,南巡期间,皇帝及扈从人员品游江南美景,也便成为一项超越单纯娱怀遣兴层面、颇具政治意义的活动。及至乾隆亲临江南时,他不免为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精致幽曲的各式名园深深吸引。六次南巡,乾隆命画师相随,将他喜爱的名胜绘图,携回北方御苑离宫仿建。“复制”过程中,乾隆兴致浓烈,不仅亲自参与绘制、设计,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题咏。易言之,南巡使北方皇家园林渗入了更鲜明的“江南风格”,直接催生了众多以江南名园为模型的“园中园”。

文章主要从建筑、美术文化的角度,探讨巡幸如何促进江南山水、园林的审美形象,以平面与立体两个维度进行着“复制”与传播。换言之,乾隆及皇室画师们通过画卷的“平面”形式,展现了江南独有的山明水秀;同时,乾隆还将摹绘成图的江南名园和景致,由“平面”回归“立体”,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效法行为,为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并促进了江南秀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 一、南巡江南美景之绘制考索

乾隆对江南美景的热爱,除催生大量品题外,还促成了不少以江南景致、风物为主题的画卷之产生。这些画卷有的系乾隆独立创作,有的是乾隆摹仿前人之作,有的系御用画师创作,有的系皇室、臣僚、画师共同合作。

南巡期间,乾隆亲自创作了不少画卷,如苏州寒山别墅,系明赵宦光之遗迹,以千尺雪、听雪阁诸景著称。二十二年(1757),乾隆绘有《寒山别墅图》。<sup>[1]</sup>卷一百十九是年,无锡寄畅园之美人石,乾隆更名“介如峰”,并御制《寄畅园一峰图》。又,三十年(1765),御绘镇江《金山图》。此外,据御制诗文集、清人笔记、地方志等文献记载,乾隆以江南风景、风物为题材创作的画卷尚有不少。有些图卷系皇帝与画师、大臣合作,如寒山千尺雪,乾隆于西苑、热河、盘山三处分别仿建后,又各绘一图,四卷合装,分贮四处。其中《盘山千尺雪图》系御制,《寒山千尺雪》由画家张宗苍绘制、《西苑千尺雪》由大臣董邦达绘图、《热河千尺雪》由大臣钱维城绘图。<sup>[2]</sup>卷十六《寒山千尺雪四叠田作韵》

乾隆还喜摹仿前代名画,并在名画上题诗作跋。例如苏州狮子林有明代著名书画家倪瓚绘制的《狮子林图》,二十七年(1762)南巡,乾隆手摹倪图,藏于园中。<sup>[2]</sup>卷二十一《游狮子林三叠田作韵》这幅仿作,乾隆并不满意。三十年(1765),再幸狮子林时,乾隆有诗云“何堪摹卷当前展,笑似雷门布鼓音”,自注:“壬午南巡,曾手摹倪元镇《狮子林图》弃藏林园。今复携倪卷来游,相形之下,殊觉效颦不当!因并书于倪卷及摹图中。”<sup>[2]</sup>卷十二《狮子林叠田作韵》虽自觉“效颦不当”,但他随后仍一再仿效名画,如嘉兴烟雨楼,四十五年(1780)南巡,御笔亲绘《烟雨楼图》二卷,一藏嘉兴,一藏内府懋勤殿。<sup>[3]</sup>四集卷八十二《题烟雨楼》据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八载,图系“仿米芾写《烟雨楼图》”,共三卷,“一藏山庄,一藏嘉兴,一藏懋勤殿”。吴氏记载乾隆诗歌自述多藏于避暑山庄的一卷,可能系山庄烟雨楼落成时,乾隆再次绘制而成的。

南巡最具代表意义的画卷是明代王绂等人《竹垆图》的补绘。此图旧藏无锡惠山听松庵竹垆山房,极负盛名。竹垆本系明洪武年间,寺僧性海上人请湖州竹工编制而成,上圆下方,结构精巧,作雅集煮茶之用。建文四年(1402),时寓居寺中的大画家九龙山人王绂为绘《竹垆煮茶图》,侍读学士王达为之作记。后履斋绘第二图,吴琏绘第三图,乾隆年间张宗苍奉敕绘第四图,共同构成了珍贵的《竹垆图》四卷。洪武至乾隆间四百年,海内名流,题咏殆遍。<sup>[4]</sup>

乾隆颇钟爱此《竹垆图卷》,十六年(1751),皇帝在扬州时,即传旨取观。迨临幸惠山时,乾隆汲“第二泉”水以竹垆煮茗,遥和明人题咏,并亲题于图卷。<sup>[3]</sup>二集卷二十四《惠山听松庵用竹垆煎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书王绂画卷中》据无锡黄印《乾隆南巡秘记》载,“上和明人韵七律二首,题第一轴。无锡惠山之作,七律一首,题第二轴,皆有小序。”“又七言古一首,题第三轴。至回銮时,又取观,至扬州发还。又题第四轴七言一律,皆御笔。”<sup>[5]</sup>后来第二、三、四三次南巡均有留题<sup>①</sup>。

①详参清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六十八、《三集》卷二十、卷四十六。

至四十四年(1779)冬,无锡县令邱涟携图卷入县署装裱,不慎失火焚毁。四十五年(1780)五巡,乾隆见四图皆毁,深为惋惜,谕令查究,罚邱涟俸禄两百两。并以“名流韵事未可阙如”<sup>[3]</sup>四集卷六十九《补写惠山寺听松庵〈竹垞图〉并成是什纪事》,亲洒宸翰,仿王绂笔意补绘《竹垞第一图》,题诗。复命皇六子永瑆补《第二图》、贝子弘晈补《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各为一卷,御制诗冠卷首。每卷补录明人序疏、题咏,依其原次,以还旧观。仍赐听松庵尊藏。“自是图画昭于云汉,竹垞宝若,鼎彝胜地,名泉遂得流传不朽矣!”<sup>[2]</sup>卷八十五随后,又出内府所藏王绂《溪山渔隐图》,赐听松庵主僧,以存胜迹,并作有《补写惠山寺听松庵〈竹垞图〉,并成是什纪事》,乾隆在诗注中详述了上述补绘情形,末尾不无自诩地称此举“永为山寺佳话!”<sup>[3]</sup>四集卷六十九的确,对此乾隆一直引以为豪,每每提及都洋洋自得,四十九年(1784),他再作《题补写惠山寺听松庵〈竹垞图〉叠庚子诗韵》,诗中复详述《竹垞图》被毁及补绘细节。并于《漪澜堂三叠前韵》诗注中说:“庚子前巡,以王绂《竹垞图》既毁,因复检《石渠宝笈》所弄王绂《溪山渔隐图》,赐藏山寺。……亦为兹山增一段佳话也!”<sup>[2]</sup>卷二十三

“佳话”与否,言人人异。乾隆仿绘此图,其书画水平肯定远不及王绂,但他的认真态度及追求风雅的决心、热情,颇令人钦敬。《皇清通志》评论此次补绘时,亦云:“俾名流韵事重结一番翰墨缘,洵为山寺佳话云!”<sup>[1]</sup>卷一百十九今天惠山竹垞山房“雨秋堂”的壁间,还嵌有这幅名画的碑刻。

## 二、江南美景的移植与仿造考索

清代皇家园林对江南园林的大规模移植与仿建,与康乾二帝尤其是乾隆南巡密切相关。江浙著名园林如狮子林、小有天园等,多曾于南巡时被绘制成图,并在御苑离宫仿建,有的还仿建数处、全袭原名。正是这种大规模的仿制活动,促使了乾隆时期皇家园林融百家之长,“成为与江南园林南北并峙的一个高峰。”<sup>[6]</sup><sup>187</sup>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摹仿行为”也扩大了“江南风景”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 (一) 苏州府

苏州府主要有两处名胜被仿建,即狮子林与寒山千尺雪。狮子林在城东北隅,始建于元至正二年(1342),称“普提正宗寺”。明洪武年间,大书画家倪瓚曾参与造园,并绘《狮子林图》,园名遂大振。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额“狮林寺”,乾隆六幸,先后御赐“镜智圆照”“真趣”等额。该园以造型奇特、妙趣横生的叠石假山为特点。假山系太湖石堆砌,外表雄伟,玲珑剔透,状如狻猊,故名。

二十七年(1762),乾隆“因画其景,题诗装裱”<sup>[7]</sup>,留于园中,并题识于所携倪瓚《狮子林图》后。返归京师,乾隆命于长春园东北“规仿”<sup>[8]</sup>卷四十《题文园狮子林十六景》“序”仍袭原名。仿建园林落成,乾隆又仿倪瓚图绘有长卷,题诗一律,即藏于园中清閟阁。乾隆自谓:“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覩!”<sup>[3]</sup>四集卷四《狮子林八景》“序”此园先有“八景”之目,后又续得“八景”。<sup>①</sup>此“狮子林十六景”,乾隆屡有题咏。如三十七年(1772)作有《狮子林八景》,其《虹桥》“小序”云:“跨水为小桥,垂虹宛在,片云帆影,何必更羨吴江!”<sup>[3]</sup>四集卷四然而,乾隆仍嫌长春园“狮子林”,虽亭台峰沼曲肖苏州,但不能尽同倪瓚《狮子林图》。于是,三十九年(1774),他又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前,择地仿制,题曰“文园狮子林”,屡有题咏。<sup>[8]</sup>卷四十

至此,南北狮子林共计三座:吴中、京师长春园、热河避暑山庄各一。这三座园林中,乾隆认为仍是“原版”吴中之园景致最佳。四十五年(1780),乾隆再游吴中时,他说:“略看似矣彼新构,祇觉输于此古林。”<sup>[2]</sup>卷十六《狮子林再叠旧作韵》

苏州另一处被仿建数次的名胜是寒山千尺雪。千尺雪石壁峭立,明人赵宦光凿山引泉,缘石壁而下,飞瀑如雪,故得名。山中有“云中庐”“惊虹渡”诸胜。乾隆自云江南诸景中独爱千尺雪之清绝,“境界以幽,泉鸣而冷”<sup>[3]</sup>文集初集卷五《御制盘山千尺雪记》,返归京师后,乾隆先后三度仿建且袭原名。

<sup>①</sup>参见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八、《御制诗集四集》卷四《狮子林八景》。此狮子林十六景,乾隆《御制诗文集》中亦屡有题咏。

始于西苑南海的淑清院仿建,取其有明代假山乔木之“峭茜喷薄之形”,与寒山相似。然而此景“乏天然”之趣,略憾。本年秋,驻蹕热河,乾隆发现避暑山庄内有一溪“飞流漱峡,盈科不已”,于是命“置屋其侧”<sup>[8]</sup>卷三十三《千尺雪歌》,因独喜寒山千尺雪之名,遂再次袭以名轩。山庄“千尺雪”胜于西苑之处,在于“天然之趣足矣!”<sup>[3]</sup>文集初集卷五《盘山千尺雪记》但乾隆仍不惬意,因为此地乏“松石古意”相映衬。

最后,乾隆在盘山静寄山庄游玩时,终于找到一处与寒山千尺雪景致、意境均相仿佛的地方。是处“汇万山之水,而归于一壑,淙淙之湍奏石面,谡谡之籁响松巅。”于是命结庐三间,并慨然叹曰:“寒山千尺雪固是在是间!”<sup>[3]</sup>文集初集卷五《盘山千尺雪记》然而,一再仿建,乾隆仍觉犹未尽,于是将四处“千尺雪”之景,分别绘图,四卷合装,分贮四处。

## (二) 无锡县

无锡秦园,在惠山之左,初本僧寮。明正德中,尚书秦金辟为园,名“凤谷行窝”。康熙南巡,赐名“寄畅”,乾隆数巡,赞誉此园“清泉白石自仙境,玉竹冰梅总化工。”<sup>[2]</sup>卷八十五 二十二年(1757),御书额“玉扈金拵”;三十年(1765),赐额“竹净梅芬”。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御驾首幸时,乾隆即颇“喜其幽致”,立命画师摹绘成图。归京后,于清漪园万寿山东麓“肖其意”仿建,命名“惠山园”。历时三年,建成,乾隆十分满意,亲自题署“八景”,见载《钦定日下旧闻考》:载时堂、墨妙轩、就云楼、澹碧斋、水乐亭、知鱼桥、寻诗径、涵光洞。<sup>[9]</sup>卷八十四

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游寄畅园,他作诗曰:“清幽已擅毗陵境,规写曾教万寿山。一沼一亭皆曲肖,古柯终觉胜其间。”<sup>[2]</sup>卷四《寄畅园叠旧作韵》末联透露了乾隆仍认为惠山园虽亭台池沼“曲肖”寄畅园,然而寄畅之古树苍苔终不可及。降至嘉庆年间,此园大规模重修后,更名“谐趣”。乾隆所仿的江南私家园林,惟有此园犹存。<sup>[10]</sup>34

除了寄畅园,无锡还有两处景点被乾隆移植于御园。即在昆明湖龙王庙南湖中仿无锡黄埠墩构筑“会波楼”,后于同光间拆除。另于玉泉山静明园“第一泉”仿建了惠山听松庵竹炉山房,成为“静明园十六景”之一。

## (三) 江宁府

江宁瞻园,原系明太祖朱元璋赐予中山王徐达的府邸,清初改为江宁布政使司衙门。乾隆曾两幸是园,御题匾额。据嘉庆《重修如园记》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于京师西郊长春园内,仿瞻园之制建如园。乾隆在题咏如园时,数次提及仿制一事。如三十五年(1770),作《如园》诗云:“境写中山遥古迹,石移西岭近云根。”自注:“江宁藩司署中瞻园,即明中山王徐达西园之旧。是园规制略仿之。”<sup>[3]</sup>三集卷九十四又如四十一年(1776),御制《如园》诗:“如园本是肖江南,今日江南肖实堪。”<sup>[3]</sup>四集卷三十五 四十六年(1781),御制《如园》诗云:“借问如园何所如,金陵徐邸肖为诸。”<sup>[3]</sup>四集卷七十八

## (四) 杭州府

十六年(1751),初巡浙江,乾隆钦定圣因寺“行宫八景”,即四照亭、竹凉处、绿云径等。回京后,皇帝命“荟萃西湖行宫八景”于玉泉山之“坤隅”,“恍揽两高,而面南屏,坐天然图画间也。”<sup>[9]</sup>卷八十五 御题景名曰“圣因综绘”,为“静明园十六景”之一。

西湖净慈寺的五百罗汉堂,乾隆亦令仿建于香山碧云寺。事见清人斌良游香山卧佛寺所作纪游诗句,“五百阿罗成海会,葑湖风景又而今”,自注云:“武林净慈寺有五百罗汉堂,乾隆间,上南巡,令仿其制度建于香山之碧云寺。今日来游,恍如西湖风景。”<sup>[11]</sup>卷三十四 此外,杭州汪之萼的私家别墅“壑庵”,乾隆曾赐名“小有天园”,亦令仿建于长春园思永斋东侧别院,并袭用原名。

## (五) 嘉兴府

令乾隆依依不舍的,还有嘉兴烟雨楼。此楼位于府城东南滬湖中,系五代时广陵王钱元璩建,明嘉靖、万历年间,增填淤土,构筑亭榭,遂成胜地。乾隆六次南巡,往返途中曾八次登临,留下了15首纪游诗。他将此楼比作“蓬莱岛”“方壶”仙境,对它的“晨烟暮雨,杳霭空蒙”赞叹不已!<sup>[2]</sup>卷八十六

四十五年(1780)回銮,御笔亲绘《烟雨楼图》,归于热河避暑山庄仿建。历时一年建成。据《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载,山庄烟雨楼,位于“如意洲北,旧名青莲岛,建楼五楹,御题额曰烟雨楼。”“每当山雨湖烟,顿增胜慨,嘉禾咫尺,宛在中央!”

## (六) 海宁州

乾隆四处海宁视察塘工,均驻蹕拱宸门内的安澜园中。此园初名“隅园”,系雍正朝大学士陈元龙的别墅。园中“镜水沧漈,楼台掩映,奇峰怪石,秀削玲珑,古木修篁,苍翠蓊郁。”<sup>[2]卷八十六</sup>自二十七年(1762)乾隆首次驻蹕后,他即深为此园优美景致吸引。是年,赐额“安澜园”,赞誉是园“岩壑窈而清”“古树识前明”“别业百年古,乔松径路寻。梅香闻不厌,竹静望偏深。”<sup>[2]卷九《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六首》其四</sup>随后,乾隆又三次驻蹕,每次必定叠壬午诗韵即事纪游,极尽褒赏。每次离开时,乾隆都颇流连不舍,“似此真佳处,无过信宿留”<sup>[2]卷十三《驻陈氏安澜园叠田作即事杂咏六首韵》其六</sup>“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sup>[2]卷二十二《驻蹕安澜园三叠前韵六首》其六</sup>

出于钟爱,第三次南巡后,乾隆就在圆明园四宜书屋仿建安澜园,并因袭原名。《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二载其“十景”主要布局。二十九年(1764),园成,乾隆亲撰记文、题“十景”额,各系以诗。诗及小序中频频比勘御园与海宁之园,如《葑经馆》“序”曰:“颜曰‘葑经’,不减陈氏藏书楼也!”<sup>[3]三集卷三十九</sup>《四宜书屋》“序”曰:“略为更置,宛然盐官安澜园!”诗云:“何须千里盐官忆,即景吾方勉近思。”<sup>[3]三集卷三十九</sup>《无边风月之阁》“序”曰:“界域有边,风月则无边。轻拂朗照中,吾不知为在御园?在海宁矣?”<sup>[3]三集卷三十九</sup>对比中,既见乾隆对仿制的御园十分满意,同时,这些即景生情的表达也满含了乾隆对海宁安澜园的追忆、眷恋。而后者在随后的数百年间,也因皇帝南巡屡邀驻蹕而“著闻海内”。<sup>[10]24</sup>

## (七) 其他

除仿制江南风景、园林外,江南山水的意境、气势及总体布局,也被一再规仿。例如清漪园仿拟杭州西湖,吸收其湖山形态、景致层次等特点,对原有长堤、湖泊进行改造。又如镇江金山,乾隆在清漪园万寿山前山、西苑琼华岛北麓中,创造性地仿拟金山规制,取场所的形式、情景、气势约略仿佛。<sup>[11]62-63</sup>

江南的市井繁华,也因乾隆母子十分喜爱而被仿建。二十六年(1761),孝圣皇太后七十寿辰时,乾隆因太后颇喜江南市井繁华,遂于万寿寺旁“仿江南式”建“苏州街”<sup>①</sup>。“市厘坊巷毕具,长至数里”。又于同乐园设“买卖街”<sup>②</sup>，“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不备……帝每顾而乐之。”<sup>[12]</sup>

乾隆对江南的热爱,不仅仿制美景、街巷,甚至连歌谣也要引进。清夏仁虎《清宫词》中有《制采莲歌》诗,其云:“南巡听得采莲歌,流入圆明福海波。八阙新词天藻丽,芰荷风里唱宫娥。”注曰:“圆明园有水曰福海,高宗南巡归,制《采莲歌》八首。夏日园居,恒命宫人于荷花深处歌之。”<sup>[13]</sup>自古吴、越之地,水道纵横,多植莲花。夏秋之交,少女多荡小舟出没相采,轻歌互答,杳渺其间。民间百姓、文人词客多以此入歌。汉乐府有《江南可采莲》、南朝乐府有《西洲曲》“采莲南塘秋”等等,经过历代文学的沉淀,“采莲”的意象,已与江南水乡有着某种默契的联系。而乾隆皇帝规制《采莲歌》,以唱叹于北方御园,也足见他对江南风物之了解与热爱。

## 三、绘制仿造的缘由及意义探析:“湖光山色”?“吏治民依”?

首先,绘制、仿造最直接的原因,是乾隆欣赏喜爱江南风景。

如狮子林,乾隆常在诗中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三巡写有《游狮子林得句》:“谁谓今时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松风阁听松风谩,绝胜满街丝管音。”<sup>[2]卷八</sup>此园虽位于市井繁华的苏州城区,但它却给

<sup>①</sup>参见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43页。《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亦载:“万寿街,居人称为‘苏州街’。”可为佐证。

<sup>②</sup>同上《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第243页。《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六亦载:“买卖街,建于河之南岸,略仿市厘景物。”可为佐证。

人一种超尘脱俗、安心静虑的山林之感。又如小有天园,乾隆每巡必幸,题诗:“佳处居然小有天、南屏北渚秀无边”<sup>[2]</sup>卷二《题小有天园》“最爱南屏小有天,登峰原揽大无边。”<sup>[2]</sup>卷十三 纪游诗中充满了喜爱与流连,小有天园凭依秀丽的南屏峰,又紧邻宜晴宜雨的西湖,山水荟萃,花木蓊郁,是精致典型的江南小园。

当然,有些名胜,乾隆不仅爱其风景,还喜其“佳名”。典型例子如上文所述寒山千尺雪。虽然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充斥其间的,是乾隆对江南风光及佳名的爱慕钦羡。但颇有意味的是,在北方园林仿建江南名胜时,乾隆对自己喜爱之情常欲遮掩。仿建目的究竟是为“湖光山色,应接目前”?还是为睹景思人,“吏治民依,来往胸中”?这成了乾隆仿建名胜时反复“阐释”的重点。以下择两个典型案例探析。

一篇是御制《小有天园记》,系乾隆为御园仿建杭州小有天园而作。记文一开始描绘了杭州小有天园的明丽风光,它位于南屏高峰,旁依净慈古寺、前临西子湖畔,“湖山之秀”萃于一处。辛未、丁丑两次南巡,乾隆“为之流连、为之倚吟”。进而萌生携图归仿的想法。末尾作者着重强调了仿建目的:“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之湖光山色,应接目前,而在两浙间之吏治民依,来往胸中矣!”<sup>[2]</sup>卷二十四《小有天园记》藉此寄念于两浙之吏治民生,而非沉醉于千里之外的湖光山色。易言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都是民生大计。皇帝要扮演江南风雅文士、悠闲野老,谈何容易?

另一篇是《安澜园记》,它是乾隆为京师御园仿建安澜园而作,记文开头追述了仿建之由来。壬午南巡,临幸海宁陈氏隅园,赐名“安澜”,喜其“结构致佳”,于是绘图归仿。接下来,乾隆声明此次仿建并非开辟新园,而是就圆明园原有的“四宜书屋”,稍作改动,就与陈氏园“曲折如一无二也”。乾隆之意很明显,他向世人表白,仿建之举既不费事,也不费钱、不奢侈,总之,这仍是竭力自我辩护、文饰。然而,由此也可见其对江南之情的不能自己。记文最后详述了御园仍以“安澜”为名的缘由:

彼以安澜赐额,则因近海塘,似与此无涉也。然帝王家天下,薄海之内,均予户庭也!况予缙念塘工,……诸形势无不欲悉。安澜之愿,实无时不廛于怀也。由其亭台则思至盐官者,以筹海塘而愿其澜之安也。不宁惟是,凡长江洪河与夫南北之济运、清黄之交汇,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胥愿其澜之安也。是则予之以安澜名是园者,固非游清泉石之为,而实蒿目桑麻之计,所为在此不在彼也!<sup>[2]</sup>卷二十四

以海滨之一园命名天子之御园,原因有两方面。一,天下乃帝王“一家之天下”,“园”虽有北南之异,但同为王家之“庭户”;二,此园名昭彰着皇帝惓惓为怀的“四海安澜”大计,而非仅为移植名园以娱怀享受。总之,这一命名是一种廛念民生的宣示,也是一种超越了地域层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占有。

至此,两篇记文所记园林虽异,但它们共同指向于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大兴土木、耽于享乐的仿建者形象,与勤政爱民、宵旰图治的君王形象之间,作者力图寻求一种合理的诠释,以赋予这一悖论冠冕堂皇的平衡感。所以,文章最终一再强调的,都是仿建意在“国计民生”而非“湖光山色”。尽管这些诠释或许难免刻意、或许“力不从心”,但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已毋庸我们深究。至少,它们生动地展现了帝王对江南美景强烈的恋慕之情。易言之,这位十全天子,既不愿舍弃当下的视听享受,又不愿玷损“历史”的圣君现象。要做到“公私”兼顾,就须娴熟表里隐显之道。上述诸多诗文的呈现,向我们揭示了乾隆确是深谙此道。

其次,绘画、仿建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夸示、争胜心理。

乾隆仿前人名作,绘有大量画卷,这也是他对前人影响力的焦虑心理,是对自我才能的一种夸示与炫耀。乾隆好大喜功,一直自诩文才、武略兼备,虽屡屡证明自己不欲与文人共较短长,但即便是书法、绘画等技艺,他也时常逞才示众。争胜心理,不仅表现在画卷的绘制及名人书画的临摹上,也表现在仿建活动中。从上引的乾隆御题仿制园林的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经常刻意地将南、北园林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固然是各见短长,但背后支撑的却是帝王富有四海的占有欲与夸示心理。

清末诗人王闿运作有著名的《圆明园诗》,“感喟苍凉,所谓诗史是也!”<sup>[14]</sup>诗云:“纯皇缙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称天缩地在君怀。……殷勤毋佚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sup>[15]</sup>好一句“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天地之大而能移缩,足见不易,而移缩天地,亦是占有四海之缩微。数语道破了帝王“薄海之内,均予户庭”的事实,以及它所带来的豪奢侈靡,写尽了一代士人对帝王巡幸的深沉感慨。

然而,仿造江南名胜之风,虽然透射着帝王豪奢之弊,但并不能以此全盘否定其积极意义。它就促进了南北造园技艺的交流:一方面,南巡将北方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格、造园技艺带到了南方,从而影响了以扬州为代表的江南园林景观<sup>①</sup>;另一方面,南巡引起的大规模仿建江南名园的活动,更直接促进了江南园林技艺向北方园林界的输送。

早在康熙时期,清代皇家造园实践在上承明代传统的同时,就开始汲取江南造园技艺。然而,御苑离宫引进江南造园技艺的鼎盛时期,是在乾隆朝。乾隆时期,对江南园林技艺的吸收大体分三种形式:其一,吸收江南园林的构景手法。例如大量使用游廊、拱桥、粉墙、漏窗、洞门等江南常见的园林建筑形式,大量运用江南各流派的叠山技法等。其二,“再现江南园林的主题。”<sup>②</sup>即系江南名园在皇家御苑中的变体。例如御园与避暑山庄对苏州狮子林的承袭与新变。其三,“具体仿建江南名园”<sup>[6]188</sup>,以之为蓝本建成园中园。典型例子如清漪园内的惠山园。

至乾隆中期,皇城西北郊形成了以圆明园、畅春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等组成的“三山五园”,为代表的庞大皇家园林体系。它们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植入浓郁的“江南因素”。例如清漪园仿建有“惠山园”、玉泉山静明园有“竹炉山房”“圣因综绘”,西苑仿建有“千尺雪”。最突出的例子是圆明园,江南的四大名园狮子林、小有天园、安澜园、瞻园,都在圆明园之长春园中得到仿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园中园”。

总而言之,“移植”是清代皇家园林广泛运用的手法,正是这种大规模的仿制活动,促使了乾隆时期皇家园林融百家之长,成为明、清以来皇家园林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这种移植与仿造,又始终推进着江南山水、园林景致美好声誉的传播。尤其是浓缩了江南山水的古典园林,其“小中见大、咫尺重深的风格和芥子纳须弥的壶中天地的意境”<sup>[16]</sup>,都被作为典范的江南风格而名扬四海。

#### 参考文献:

- [1] 嵇璜. 清通志[M]//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 高晋, 萨载, 阿桂. 钦定南巡盛典[M]//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 高宗乾隆. 清高宗御制诗文集[M]//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 高伯雨. 听雨楼丛谈[M].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13.
- [5] 黄惺吾. 乾隆南巡秘记[M]. 无锡:锡报社石印本,1939:47.
- [6]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 [7] 吴振棫. 养吉斋丛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40.
- [8] 梁国治. 钦定热河志[M]//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9] 英廉. 钦定日下旧闻考[M]// 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0] 童寓. 江南园林志[M].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3.
- [11] 许莹. 观风问俗式旧典、湖光风色资新探——清代皇家行宫园林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 [12] 黄鸿寿. 清史纪事本末[M]. 上海:上海书店,1986:243.
- [13] 刘澐. 清宫词选[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72.
- [14] 指严. 圆明园总管世家[M]// 辜鸿铭. 清代野史(第4辑). 成都:巴蜀书社,1987:339.
- [15] 吴士鉴. 清宫词[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173.
- [16] 刘士林. 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02.

(责任编辑 杨文欢)

<sup>①</sup>关于此点,详参刘欢萍博士论文《乾隆南巡与江南文学文化》之《乾隆南巡与扬州山水、园林景观》一节,南京大学,2013年。

<sup>②</sup>关于乾隆时期北方皇家园林引进江南技艺的三种形式,参考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六章第二节“皇家园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